

深刻传达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

□吴秉杰



《你在高原》10卷本我看了5本。我们开过许多作品的研讨会，但没有多少作品能称得上“研究”、“探讨”这四个字的，更多时候可说是一种宣传与肯定，它对于概括同类创作、推动和繁荣文学事业自然也有好处，但后者毕竟不同于前者。所以现在我想谈一下研讨《你在高原》的几点理由。

如果说张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家，那并不是为了恭维他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都高出一截，也不是仅仅要表达一种理想状态的文学常识：每一位作家都应该是独特的。事实上是因为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差异性，和所有作家都不同。《你在高原》似诗，似散文，似长篇独白，但它又有丰富的故事元素和一种宏伟的叙事结构。它有鲜明的主观性，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他表达自己精神上飞跃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了这点，现在已把这种主观性译成了主体性；而张炜却又把笔触伸向了历史和现实、城市和乡村、山区和平原、矿山以及高档社区、各种新兴的社会阶层和人群之中，作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踏勘与查勘、记录和描写，同时又深刻地传达出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作为一位能动的而非被动的文学叙述者，他的作品具备了要求我们从它自身结构内部寻找动力的文学性。

《家族》从“我”（宁伽）的家族历史开始叙述。《橡树路》表达了“文革”后的一种精神的危机。《忆阿雅》继续探究历史发展背后的原因，它部分地也为一些当事人作了辩护，那不是个人的原因。《曙光与暮色》把几个历史阶段联系了起来。曲洧教授与他的爱人、学生的悲剧命运似曾相识，历史为什么重演，“你是曙光，我是暮色”。《荒原纪事》则直接地记录了一场尖锐的、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历史及现实的种种内容并不是可以按照“政治正确”的逻辑联结并给予简单解答的，它有一系列更复杂的形态。记得以前张炜的创作也常引起震动与争议，譬如历史观问题。

我把张炜的《你在高原》看成是一次伟大的行为艺术。我首先要对张炜花二十余年工夫而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肃然起敬。张炜在这一行为艺术中证明了他的耐力和定力，他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信念，抵御着现代性的种种诱惑，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当然，我也做好了准备，花相当多的时间来阅读这部作品，事实上，我的阅读以及所有读者的阅读，都可以看成是张炜的这一伟大的行为艺术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将跟随小说中的主人公宁伽开始漫长而又愉快的精神之旅。准确地说，宁伽的精神之旅就是张炜的精神之旅。惟有从精神之旅的角度，我们才能明白，这十部看上去并没有太多关联的长篇小说为什么可以构成一个整体。因为这些作品都是张炜在这次漫长的精神之旅中留下的足迹。

平原、高原、农场、葡萄园、美酒、地质工作者，这些都是张炜精神之旅沿途最重要的路标，这些路标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理想的家园。张炜将他他对故乡的真挚感情和美好想象在一片广袤的平原上展开，在张炜的心目中，平原曾是人间天堂，但如今富庶的平原成为了荒原，由平原演变为荒原，这将包含着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张炜并不是单纯为了把这些故事讲给我们听，更重要的是，他力图以文学的方式来改变平原的现状，比如说他在这里种植起一个世界上最壮观的葡萄园。关于葡萄园的叙述主要体现在《我的田园》和《荒原纪事》这两部作品之中。这两部作品在情节上也有某种逻辑关联。《我的田园》是写主人公宁伽突然被葡萄的精灵缠住了，于是在东部平原上承包起一个葡萄园，将这个葡萄架都东倒西歪的葡萄园彻底变了个模样。《荒原纪事》则是说这样一个美丽的葡萄园却遭遇现代

我们以前总有一种解剖刀的冲动，而现在不妨转向一种网罟哲学，即打捞、收集那些常被忽略、被遗忘的材料，充分地浸润生活而后才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解剖刀的观点和方法通常都是别人所提供的，而中国独特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目前可能还只是处在搜集材料与整理材料的阶段。如何整理和表达反映作家独到的眼光和贡献，我想，这是需要讨论《你在高原》的第二个理由。

对于10卷本的《你在高原》，不能一般性地强调它是一种历史记录。它所有的文本都是交叉叙事，生活经历嵌入情感经历，而不是相反，这正是它被称为心灵史的理由。“精神的饥荒”、“行走”、“身体和心灵的流浪”、“拒绝遗忘”等是作品中不断出现的关键词。心灵史的文学表现是情感不断涌现，它呼应与撞击着生活的进程，情感深化，又具有方向性，这恐怕是文学记录不同于一般历史叙事的根本之处。情感是有质量的，有稳定性，这使《你在高原》也有些重复的部分。恐怕张炜对于读者是否能读完他的10卷本也没有充分的自信，他在每部书中便不断回溯一个人物、遭际。但这些都可以帮助独立成书的作品中所传递的情感内容及其方向性，还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张炜的创作具有超越性，这是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从《家族》中我的祖父、父亲开始到我（宁伽）、庄周、吕擎、林菓、阳子等新一代人，“出走”都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那不甘于蜷伏现实中的追求。张炜作品中对于现实的批判精神都缘于这种超越性。贴近时代，追随时代，超越时代，第一点是必须的，第二点对于作家来说却未必，而现在作家中，不满现实的很多，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却很少。《忆阿雅》中林菓的话被作者引用，自序说上世纪50年代生人是枢纽性的一代，他们有着一种“伟大记忆”和现已绝迹的“令人尊敬的疯狂的情感”，我并不很同意这种说法。实际上50年代生人的天生便是被塑造的一代人，整体上也只能是追随时代的一代。超越性正是从不再盲目追随、不随波逐流开始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伟大的痛苦，它是具有划时代性质的，也是《你在高原》的基调与品格。它始终没有改变这一基调。如果我的理解不偏误，那么超越性也是文学性的一部分，是一种价值尺度。张炜是一位具有独立性精神、同时又感性充沛的作家，他的创作，打通历史的努力，痛苦的情感与超越性追求，将会长久地留在文学史上。

化的吞噬。可以说，文学在张炜手中是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将他的这次写作视为一次行为艺术的缘由。但张炜也深知这样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是何等的艰难，比如在我读过的《荒原纪事》这本书中，美丽的葡萄园几近凋敝，众多的财团虎视眈眈地要将它吞并，张炜的朋友们也在恶势力的追捕下不得不四处躲藏。因此张炜的叙述就显得格外的深沉、反复，吟咏低回，但即使如此，张炜并不悲观绝望，他的叙述始终贯穿着一个高亢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对高原的向往，高原寄寓着张炜的理想，他在这部宏大的作品中以复查的方式不断咏叹这一主旋律。比如在《鹿眼》和《人的杂志》的结尾，都安排了一个“缓章”，以书中的女主人公的独语去怀想自己的恋人，而她们的恋人都与高原融为一体。在《鹿眼》中，由于他在高原上流浪的缘故，于是“从此‘高原’两个字在我眼中化为了神圣和希望。我仰望它，直到永久”。在《人的杂志》中，当她思索什么是高原时，她得出的结论是：“一个英俊男孩的父亲，一个女人的男人？或者他直接就是——高原”。这部十大卷的系列也就毫无悬念地会将终止符定格在高原上——第十卷的《无边的游荡》中，凯平和帆船将平原的农场转手他人，毅然奔赴高原，在那里办起了新的农场，他们在这里看到了希望：“这里高，这里清爽，这里是地广人稀的好地方！”高原的希望牵引着张炜走完了这次精神之旅，他才如此充满自信地说：“你在高原”。

高原，在张炜的叙述中是一个象征词，并非具体指向某个确定的地域。我们不必用中国实际的地理环境和现实去对应张炜的叙述，如果以这种实证的态度去解读《你在高原》，就一定发现不了这部著作的闪光之处。张炜的写作是在申明一个作家的存在意义。作家从根本上说不是求真的，而是求善的。特别是对于形而下的真，这不是文学应当承担的职责，它应该交给历史学家、

张炜的多卷本长河小说《你在高原》问世，在作家出版社的精装本布质封面上，印有凹版“Endless Wanderings”的字样，直译是“无边的漫游”，也正是《你在高原》第十部的书名；意译是“你在高原”，恰是整部书主人公的精神意象之体现。但我深读之后，却愿用“无尽的长旅”为总题，Endless Wanderings，在我心中，那是一场与人生同长的灵魂寻索真与美的无尽之旅。

掩卷深思，我想起了1992年初秋张炜在八里洼写下的那部长文《融入野地》，他在文中询问：“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源自何方？它的本源？很久以来，一层层纸页将这个本来浅显的问题给覆盖了。当然，我不会否认湮透了心汁的书林也孕育了某种精神。可我还是发现了那种悲天的情怀来自大自然，来自一个广漠的世界。也许在任何一个时世里都有这样的哀叹——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它的标志不仅是学历和行当上的造就，因为最重要的依据是一个灵魂的性质。真正的‘知’应该达于‘灵’。”我以为，这部《你在高原》毕20年之功以450万字的答卷回答了18年前的那个询问。

当然，450万字只是一个长度，只是证明了写作者的真与诚恳，而教我深为感念的是它以这样一个壮观的体量承载了一个更为强壮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学向上的精神，是文字中人物指示的走上人类精神的高原的精神。“高原”在这部书中，绝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虽然主人公恰是一个与山脉矿石打交道的地质学者，这部书中也有无数地写到地理、矿脉、野兽、植物、自然，但是于此之上，它另有一个高处，在精神领域这是不可流失、不可夺走的高原，这是人类精神向更高更大空间探索的高原，这是身处平原的人向往和信仰的更壮美更辽阔的空间。我想我们的文学存在的理由，正是致力于开拓这一空间，使生活中人与这一精神的天地加以接通，完成交流，达到升华。这里，高原、平原、泥沼三个概念，类聚于三种不同地理的人群，在这部长卷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但是张炜的展现仍是有向度的，他在紧蹙文学中的批判精神的同时，更接通了文学创生终极理想的信念，这是一种站在时代深处呼唤精神高原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平原、泥沼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但是因有高原在，我们的精神才不致坠入虚空与黑暗。所以，放弃了对“高原”的追索，那就意味着放弃了文学的基本精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张炜的《你在高原》继承了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伟大文学传统，什么是19世纪文学的伟大传统，我以为它是它的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就是对人类的

社会学家以及政治家们去做。张炜从上世纪80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转变到今天的精神之旅，我以为意味着他对作家存在意义的极端认识，可以说他是彻底放弃了求真的负担，在求善的圣途上决绝地走到底。因此他注定了是一个有争议的作家。比如有人质疑张炜所坚守的是陈旧的精神，是对抗现代性的，认为张炜是为衰败的农村文明唱挽歌。也许挑出张炜小说中的具体细节来追究，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但从整体来看，这样的结论又似是非，因为我们也可以挑出另一些具体细节来证明这个结论相反的观点。重要的是张炜坚守的道德立场和精神信仰，他把这一切以一种文学的方式体现出来，从而构成了他的小说丰富的文学性。他在这个红尘滚滚的世界里，执著地秉持着一盏灯，给人们一线道德的亮光，提醒人们不要轻易放弃精神的追求。我以为，这就是作家存在的最大意义。

从整体上说，张炜对现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不是一个恋旧的悲观主义者，更不是一个被新时代抛弃的遗老遗少。因此才有他这样一种处理现实与理想的方式。现实显然不是他理想中的现实，于是他把他的理想安妥在西部高原。但他并不舍弃现实中的平原，他始终在平原中游走、战斗，也许是屡战屡败，但他同时又是屡败屡战，而且从来都是斗志昂扬。为什么能够屡败屡战，能够斗志昂扬，因为有一个西部高原的理想在支撑着他的精神。所以他在《你在高原》的最后一卷中说：“然而我还是难以停止东部的游走”，我相信，即使《你在高原》的这次精神之旅已经结束，张炜还会继续游走下去的，也许一直要走到他心中的理想在平原上实现，当他想象着达到这一理想之境时，情不自禁地赞叹道：“好一片田野，五谷为之着色！”这多像是一声虔诚的祈祷，这祝福显然不是给予物质的，而是给予我们的精神。

什么？那种劳动跟监狱是一样的，那种残酷、残忍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整个“文革”期间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去残害人、伤害人，这一段写得触目惊心。作品的第一段又写到施工队包工头为了控制大家挣更多的钱，用各种方式残害手下的农民工。整个作品的这两段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事情，但是它有着相似的地方，看完之后感觉我们这个社会时代是变了，但是某些时段、某些地方没有变，又在重演上演着相似的故事，所以这是很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社会的批判。

比如说写“文革”这个时期，其实还有很多关于性的反思，比如说曲流恋爱的故事，最后还有别的故事，你会看到“文革”期间整个政治斗争背后交织的情感，或者说因公私私的成分，可见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这个方面表现得很好，对于性还有很多反思。

所以，这部作品无论是写过去还是当下，都有很多思考在里面，作品从故事里看好像并不是很连贯，但是作品又达到另外一个效果，为回溯历史、反思历史都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这部作品看一遍都未必理得很清楚，《曙光和暮色》我看了两遍，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你经常读而且耐得起读的一部作品。

与生命同长的精神追索之旅

□何向阳



心灵构成感兴趣，对人类的精神成长负责任，我不知能不能称之为人类于现实之上追索真与美的高原的精神。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探讨金钱、资本下人性的种种变异，作家对人类的心灵结构极其好奇；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研究战争、罪恶、权欲给人类精神成长带来的停顿与倒退；比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其意在肯定人于现实之上有着不可征服不可摧毁的艺术精神。到了20世纪初，普鲁斯特以长卷《追忆似水年华》书写文学的记忆对时间流逝、现实变幻、爱情背叛、艺术失意的穿越，安德烈·莫洛亚认为，1890至1950年之间，没有比之更值得纪念的长篇杰作了，因为“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等等不胜枚举。张炜的《你在高原》无疑在精神的序列上，延续了这一专注于人类精神进步的伟大的文学传统。

精神与传统必得有所附丽。主人公宁伽的刻画，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文学形象史上亦称得上意味深长。上世纪“五四”起始的知识分子写作，多有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小说问世，如鲁迅的《在酒楼上》，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废都》，但百年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检索起来，并不足以提供给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递进相合拍的、鲜明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向度的知识分子文学形象，我曾撰文称之为不对位的人与“人”，是说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的塑造与现实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有着缺失与反差现象，比如可以找出鲁迅，但是文学中却找不到鲁迅般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人物。这一点较之世界文学而言不得不说有些滞后，后者，我们可以找到浮士德之于歌德、堂吉珂德之于塞万提斯，但是我们的文学中好像拿不出一个整合了中华民族优秀品质而又能够呈现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潜质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学的遗憾。当然，这并不是说张炜的人物宁伽就足以代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但是，张炜的书写值得深思。以往我们文学中的智识者多为杂色的人，而张炜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淳朴的人、纯洁的人，正

直的人，作家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人的成长的一切，他的毫无保留、绝不自私，他的愤怒，他的爱恋、他的往事，他的今天，他的现实生存之境，更重要的是，他的在这一切之上仍然守住的那一份作为知识分子的信念与尊严。正是因为宁伽的存在，这部书作为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精神肖像史的意义才得以确立与展开。

张炜是兼具诗人与哲人气质的小说家，新时期以来，他自《古船》至《九月寓言》《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刺猬歌》等长篇写作，直至这部《你在高原》，细读起来，会感到它们是一个作家对于20世纪到21世纪社会文化转型长时间思考的有机整体，这种精神式的写作，不仅构建了一个作家独特的艺术王国，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朽见证。同时，30年来，张炜的冥思与玄想并重、忧患与浪漫同行的写作，成就了他成为百科全书式作家的可能。

有人说，张炜是长于思想短于形象的作家，我倒不怎么认同。张炜的思想并不高蹈，它始终落于大地内部跳动的心脏，从我们可以读出自然的丰盛、传统的韧性、现实的疼痛、灵魂的赤诚，从中还可以读出雨果的人道、托尔斯泰的温润、里尔克的敏感、卡夫卡的惊悚，当然还有蒲松龄于平原枯槁、夜色荒凉中对生命的不离不弃和对爱情火热、激越的想象。但是这诸多之中，始终有一个张炜存在，恰如张炜所言，“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像渺渺星斗。我走向它，节衣缩食，收心敛性……就为了精神上的成长，让诚实和朴素，让那份好德行，永远也不要离我，让勇敢和正义变得愈加具体和清晰”。我想，这就是写作者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人在野地与高原、在万千生灵之间存在的意义。

英国诗人彭斯曾作《我心怀念高原》，传唱至今。文学终是要有向上的精神的。就是在面对恶的时候，这种向上的力量仍会引人不致堕落到黑暗与无信中去。这就是张炜向着高原不倦行旅的意义。Endless Wanderings，是与生命同长的精神追索的无尽之旅。深爱文学的人，都在这无尽的攀援里。

十部作品形成一大部长卷，有贯穿始终的整体性的意趣，每一部之间笔法又是那么不同，结构、叙述与人物设置的区別性又非常明显。翻过几本的时候已是非常惊讶，什么样的作家才会有这样杂而不乱的头脑，有这样一个可以从容吐纳的心？以前张炜的作品我也陆续读过，无论抒情还是写实，阶段性出版的作品接受起来还是不觉突兀。连读十部新作，它们艺术上的差异性令我不能不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于是我写下这样一段话：《你在高原》煌煌十部，单部不单薄，合集不合流。一个作家的精神宇宙由此展开，心事浩茫的混响由此发出，有的是凝思下的雄辩，战栗后的警策、离难中的慈悲、渊博后的深刻……他在和繁复的心灵对话，也是在跟致使遗忘和漠然的种种力量较劲，以多种叙述方式穿透那些常人所认为的不可能，让深藏的可能强大生长，呈现历历在目之状，激活耿耿于怀之心。

《你在高原》这样的长篇巨著，是一个雅正的文学典范。它是可以往深里看但又可以往宽处解的创作。而且每一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内在一贯的精神，产生一种较劲式的叙事动力，但是较劲到最后总有趋于仁慈的倾向，较劲可能带有西方经典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对抗色彩，但是仁慈这一条，我觉得它是以中国古典人文传统作底的。

作家展现出一种博物志式的写作视域，不仅对动物、植物、对人、对历史——对历史中各种类型的人，都收藏并养育在原野般的心海里。因此表面上是技法变换的叙述，其实都是博物志那种手记一样的自然记述，在这样的理解下，写作和阅读不再是挨累受苦的事了。

以《海客谈瀛洲》为例，有人评价是迷宫式的结构等等，在小说修辞学的意义上看是有依据的。在这个小说里面，修辞所带来的思想表达显然更为醒目。尤其突出出历史性的修辞和当代性表达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历史性的比如“东巡”，是一个非常远的历史追忆；像“自传”，又是近的历史或者说拟历史修辞。两者之间有互映关系，“自传”是一个过渡性的修辞，指向对当代人的精神层面的辨析。这部书的章节设置很有意思，“东巡”、“得一词条”和“自传”经常是连在一起，如果是一般作家创作，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似甚至混淆，但是作者把它们叙事职能定位得十分清晰。对

屈原式的彻痛

□施战军

“词条”，在半文半白的语言里面，常常会有显得淘气自得的语调出现，是用一种正经的方式对一种“假正经”进行解构。汉赋的言语气势下，古文不古文，评书不评书的腔调，拿捏自如，足可见作者的传统文字功力和现代叙述灵性。这样的素质在当今中国作家中确实非常少见。书中不乏令人凛然的深刻，比如一个老人说，人的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得已才夸大了我们的危险。我觉得这样的警句完全可以留在文学词典里。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一个博物学家对人与世界的多方位探究，就这样变着魔术，而且手势并不夸张。

从这部体量浩大的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它既有托尔斯泰式的宽容、执信的东西，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究和自省；既有罗曼·罗兰式的激荡，又有雨果式的痛惜，还有鲁迅式的冷峻。

整个《你在高原》，我觉得更有一种屈原式的彻痛，在他的彻痛里面又不完全是针对社会际遇的功利性反弹，表面上作品有着对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后现代结构的现实判断，但是内质里则有现实主义的批驳力量，同时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又有现代派作家对于人性幽暗的深在注视。

从《海客谈瀛洲》这里，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奋之想：我们中国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宽阔的海域，但是我们中国文学里与海相关的文学创作是非常薄弱的，张炜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海洋小说的新的界面，这个界面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并非海洋小说就一定仅仅是写海上风物与渔民、水手，其实海是一种物理与精神化合的情境，是实有与想象最容易相融的情境。正如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咏“烟涛微茫信难求”，它有无限之阔和莫测之深，可是“求信”的愿望让它也有探明的可能性，是谓“云霞明灭或可睹”。所以作家把一个物质的、物理的海变成历史之海、时代之海、内心之海的时候，作品就具有了一个沧海寻人的总主题。张炜是一个无边尘海的探寻者和记述者，我觉得这是张炜了不起的地方。

我也愿意从罗曼·罗兰说到张炜和我们的当代文学，面对这样的大书，我想到《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句子：“岁月流逝……先是一些若有若无的小岛，仅仅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在它们周围，波平浪静，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熹微中展布开来。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闪耀。”如果说《古船》和《九月寓言》等已是文学之海的一座座岛屿，在这样一个沧海茫茫的时代里面，二十余年精心造就的《你在高原》，就像一条慢慢隆起的山脉。“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我更愿中国文学有朝一日能够处在这样的整体势动之中。

《你在高原》评论专辑



□白 桦

我觉得《你在高原》不仅是长度问题，它篇幅幅很巨大，意义也很重大。

这部作品是三气合一，一个是底气，或者叫地气，第二叫元气，第三是正气。我觉得我们普通的长篇能达到一气就不易，能达到二气就是上乘之作，三气合一非常少见的，这一点都不夸张。

张炜是在职写作，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作协主席职位对他的影响，其实这个职位对一个作家也许不是好事，因为它无形中有很多影响，一个人有这个身份之后，你自己怎么看？你会怎么看自己写出来的作品？领导怎么看？那会写出很多微妙的变化，别人怎么会影响你，你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放开，无所顾忌地写，我觉得很难。所以，在职的人能够写出这样好的东西，我更要增加一份敬意。

第八部《曙光和暮色》单拿出来放在当下看